



1908年济南大明湖荷花、蒲草密布。

【故地往事】

济南「四季美蔬」大明湖蒲菜

□纪习尚

济南的“四季美蔬”有哪些？晚清时期的文学家王贤仪，在《辍环杂录》中力倡“春前新韭，秋晚寒菘，夏蒲茭根，冬畦苔菜”的说法，也就是初春的非菜、晚秋的白菜（古称菘）、夏日的蒲菜、茭白及冬天的苔菜。

非菜和白菜早在公元500年前后的南齐时期，就被公认为菜中美味。当时文惠太子曾问周颙“菜食何味最胜？”周颙回答说“春初新韭，秋末晚菘”。茭白和苔菜是各地常见的蔬菜品种，只有蒲菜比较少见，最能代表“一城山色半城湖”的济南。

中国人很早就发现蒲菜这种生长在水中的植物鲜美可食，《诗经·大雅·韩奕》中有“其肴维何，鳧鰓鲜鱼。其蔌维何，维筍及蒲”的诗句，讲述了2800多年前周宣王时期，显父为韩侯饯行，端上席面的美食中，荤菜有炖鳖、蒸鱼，蔬菜有笋和蒲菜，由此可见，那时蒲菜就是招待贵客的珍馐了。蒲菜的吃法有很多，《周礼》中有祭祀时进献盐腌蒲芽的记载，山东寿光人贾思勰在北魏末年写的《齐民要术》里说，嫩蒲可以生吃，又甜又脆，还可以用醋腌制，随时食用。

蒲菜虽然味美，但出产时间短，为了留住这种夏日才有的美味，人们发明了很多办法。晋代王彪之有“蒲、韭冬藏”的记载，说明1700年前人们就尝试将蒲菜、韭菜这样出产时间短暂、鲜嫩的蔬菜，储藏到冬天享用。济南人很早就用“地窖软化法”反季节生产蒲菜，首先在地里挖六七尺深的地窖，趁湖面还没结冰的时候，掘蒲根种植在地窖中，盖上高粱秆、蒿子秆，这样可以遮蔽日光并且保暖。约四五周后，蒲叶长出，就可以采割售卖了，这样每三四周收割一次，一个冬天可以采三次。在寒冷的季节，围炉吃上一盘夏天才有的鲜嫩蒲菜，也是难得的享受。

济南城北有泉水汇聚而成的大明湖，很早就有蒲草和荷花相伴而生。《诗经》中有“彼泽之陂，有蒲与荷”的诗句，说明这些错落有致的水生植物，很符合古人的自然审美。

唐代大诗人李白曾两次游历济南，在离济南不远的曲阜，留下了《鲁东门观刈蒲》一诗：“鲁国寒事早，初霜刈渚蒲。挥镰若转月，拂水生连珠”，可见最迟在唐代，济南周边已经开始人工栽培蒲菜了。元代也有关于大明湖蒲草生长的文字记载，元代著名戏剧家王实甫在《四丞相高会丽春堂》中，描写了性格耿直的金将完颜乐善，因痛打同僚李圭，被责令到济南府“歇马”反省。济南的绿树青山、水国渔乡，很快就使他的“烦心倦目”消散，完颜乐善在济南自比范蠡泛舟五湖，“绕一滩红蓼，过两岸青蒲”，在大明湖上悠然自得。

到了清代，有关“明湖蒲菜”的文字记载就更多了，比如岳梦渊的诗句“荷花红映绿菰蒲，水鸟沙鸥逐队呼。一叶小舟何处去？任风吹过大明湖”，阮元的“垂杨小屋菰蒲岸，不听凉蝉已觉秋。湖里荷花百顷田，湿香如雾绿如天”，描绘了大明湖中青蒲、荷花茂盛生长的景象。

蒲菜中的名品要数“明湖香蒲”了。1936年出版的《蔬菜园艺学》说，“香蒲，我国到处自生。唯作为蔬菜供食者，以山东济南大明湖产者为最著名。”有这样得天独厚的优势，济南以蒲菜为主料的菜品有很多，奶汤蒲菜、锅塌蒲菜、蒲菜水饺等都是夏日济南的美食。

从清末到民国，济南饭馆的拿手好菜就是“奶汤蒲菜”，郁达夫、老舍、臧克家等名家都曾品尝并且撰文赞美过济南的蒲菜。蒲菜还随着“山东馆子”走出济南，走上了很多大城市的餐桌。1915年，北京杨梅竹斜街新开了一家名叫“明湖春”的山东菜馆，主打新式山东菜，有面包鸭肝等菜品，但给食客留下深刻印象的首推“奶汤蒲菜”。后来，北京又有济南春、新丰楼等山东馆子开张，也供应这道名菜。

蒲菜味美，进入20世纪后，也给大明湖的游客带来了一些困扰。随着蒲草等植物种植面积的增多，水体的污染，《老残游记》中的那个宽阔、明亮、干净的大明湖好像突然间不见了，那时游客看到的是狭窄、局促，被蒲草、芦苇片片分割的湖面。

这一时期大明湖环境的恶化，和两个因素有关：一是污染增加，20世纪初济南开埠后，交汇于济南的胶济、津浦两条交通大动脉相继开通。济南人口日渐增多，工商业快速发展，纺织、印染、造纸等污染企业在这一时期大量创建。大明湖接纳的生产、生活污水肉眼可见的增多了。

第二个原因是大明湖湖田大量开发。济南本地人喜欢吃大明湖的莲藕、蒲菜，同时随着交通前所未有的便利，黄河鲤鱼、明湖蒲菜这样的特产开始销往外地，需求很大。再加上蒲菜全身都可用，除嫩芽外，老株在土中的缩短茎颇肥厚，济南人俗称“面疙瘩”，可煮食。蒲菜地下匍匐茎，俗名“老牛筋”，可剥其外皮，取其心部食用，另外蒲菜叶片枯萎后可以制作蒲包、蒲席、椅垫等。

1935年，农业专家曾在济南做过调查，种植一亩蒲草，售卖蒲菜、老叶等的获利，第一年约为40元，第二年随着产量的增加，达到了210元。在大明湖种植蒲菜的诱惑力越来越大，圈占湖田的人越来越多。1940年，济南大明湖、北园等地产藕达到了94.6万斤、蒲菜27.5万斤，这些都是以对大明湖风景的侵蚀为代价的。

也难怪，在这一时期，游客、市民会对大明湖感到失望。1924年，著名散文家周作人游览济南时发现：“湖景并不觉得什么美丽。只有蒲菜、莲蓬的味道，的确还鲜。也无怪乎居民的竞相侵占（湖面）。”他不禁感叹：“大明湖要变成大明村了！”1934年，郁达夫游览大明湖时，也颇觉遗憾：“这回看不到荷花，而且湖边渐渐地填为平地，面积大不如前；水路也很狭窄，两旁变了私产，一区一区地用苇塘围绕，都是人家种蒲养鱼的地方。”

近年来，经过持续治理，大明湖重现风采，现在大明湖已经不再出产蒲菜，“明湖藕”也基本已经绝迹，大明湖的风景却更加美丽了。

如今，济南人对蒲菜的喜爱依旧，仍然可以从菜市场购买到这种美味菜蔬。

□孙永庆

蒲松龄家境贫寒，写完《聊斋志异》后却无力刻印，只能以手抄的形式传播，后来有了“青柯亭刻本”，《聊斋志异》才广为人知。“青柯亭刻本”也为《聊斋志异》的经典化过程做出了卓越贡献。

清代乾隆初年，《聊斋志异》在山东有了较高的知名度，传抄的活跃度也超过以往，进而通过士绅官员传播至省外。乾隆二十年以后，《聊斋志异》抄本流传到江浙一带，吸引了刻书家的注意，并出现了《聊斋志异》的第一个刻本“青柯亭刻本”。

说到《聊斋志异》“青柯亭刻本”，就要说一下赵起杲和鲍廷博这两个人。

赵起杲，字清曜，山东莱阳人，清代中期官吏和学者。莱阳与蒲松龄的家乡淄川相距不远，因此赵起杲从小就听人们说起过《聊斋志异》，并深受影响，开始搜求抄本《聊斋志异》。赵起杲后来以贡生补官入仕，先任福建连江、古田知县，后任杭州府总捕同知，再任浙江严州府知府。踏入仕途后，他依然寻觅手抄本《聊斋志异》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赵起杲从福建长乐人郑方坤的后人手中，得到了《聊斋志异》全套抄本，他终于如愿以偿，而且这套抄本是最接近蒲松龄原著的全本。



再说鲍廷博，他是安徽歙县人，清代中期著名藏书家、校勘学家及刻书家。鲍廷博与赵起杲相识于乾隆二十八年，两人都爱好读书和藏书，而且时常互通有无。赵起杲并没有因为自己做官而影响与鲍廷博的友谊，两人可以说是莫逆之交。赵起杲调离杭州前往严州任知府后，鲍廷博还曾专程到严州探望，并借机抄录了宋人周焯的《清波杂志》十二卷，可见两人都是嗜书如命的读书人。

鲍廷博知道赵起杲得到了《聊斋志异》全本后，便劝说他将《聊斋志异》付梓刻。赵起杲开始时还有些顾虑，鲍廷博表示愿意资助他刻，对此赵起杲有自述：“癸未（乾隆二十八年）冬，官武林，友人鲍以文屡怂恿予付梓，因循未果。后借抄者众，藏本不能遍应，遂勉成，以公同好。他日见闰轩，出以相赠，其欣赏如何也！”

【史海钩沉】

青柯亭刻本《聊斋志异》

独恨吾友季和已赴九泉，不获与之商榷定论已。此书之成，出勤事者，鲍子以文；校雠更正者，则余君蓉裳、郁君佩先暨子皋亭事也。乾隆（三十一年）端阳光前二日，莱阳后学赵起杲书于睦州官舍。”

赵起杲调任严州知府后，等到工作理顺了，就省吃俭用，积攒了一些银两，便在府衙后院里开启了《聊斋志异》的刊刻之路。赵起杲与鲍廷博对手抄本《聊斋志异》进行反复校勘，经过一年的辛苦劳作，《聊斋志异》前十二卷刻成，因为府衙后院里有青柯亭，他们就给这一版本取名为“青柯亭刻本”。

正当此书即将刻印完成之时，赵起杲却因病去世，留下了来不及付刻的后四卷，临终前他把刊刻之事委托给好友鲍廷博。鲍廷博从家中取了刊印资金，无暇打理自己的产业，义无反顾地来到了严州，并召集原有刊刻人员，沿用过去的编辑和刊刻体例，继续完成《聊斋志异》余卷的刊刻工作，“取四卷重加审定，续而成之”。

为了扩大影响，鲍廷博邀请了当时的名流王承祖、魏之琇、沈焯、余集为刻本题词。据周生杰、杨瑞的《鲍廷博评传》（凤凰出版社），鲍廷博信守诺言，将刻印完成的《聊斋志异》十二卷“饰以牙签，封以玉匣”“遵富春，涉桐江，支筇挟册，

登严陵之台，招先生羁魂，焚而告之”，以此告慰亡友的在天之灵，用实际行动演绎了一段书林美谈。

《鲍廷博传》的作者不无感慨，写下了这段话：“鲍廷博襄助友人刻书不计其数，其中最著名的当数力助好友赵起杲刊刻《聊斋志异》，写下了文学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。”

在《聊斋志异》以抄本形式流传时，赵起杲和鲍廷博就被《聊斋志异》的艺术魅力所折服，鲍廷博曾多次建议赵起杲刊刻发行，让更多的人一睹这部奇书的风采，让蒲松龄的《聊斋志异》世代相传。他们俩呕心沥血为聊斋，“青柯亭刻本”《聊斋志异》终于面世。

青柯亭上有对联：“桂馆秋香青柯传世，梅城春雨志异留仙”。赵起杲和鲍廷博的这段感人的故事，就这样融入了这幅对联里，也融进“青柯亭刻本”《聊斋志异》里。